藏密齋集

藏密齋集卷之六

嘉善魏大中孔時著

奏疏五

恭慰疏

十月十二日戌時

皇第一子生

陛下之元子也發祥

中宮

天地神明宜如何呵護而奄焉殤逝舉

朝徂傷訃
皇上慈愛性生更軫本支百世之慮必有惻然
靡寧者然
皇上春秋鼎盛而
宮中和氣致祥樛木垂仁貫魚順敘螽斯綿
繩方來未已伏惟
少紓憂軫以迓無疆之休臣等謹合詞以
慰
天啓三年十月十八日

廿一日奉

聖旨知道了禮部知道

聖駕親

郊請

敕諸司倍常嚴毖以戒不虞疏

該今歲十一月朔日于時

皇上有事于

南郊討宗伯飭儀奉常佐鬯金吾扈蹕有恒規

矣

皇天助順萬靈懽忭凝庥集慶宜莫逾此一時

而微臣過計竊有不必然之慮以爲四郊

多壘

都城內外安保無潛藏窺䚕之姦且近來法

紀陵夷

輦轂之下白晝衢行相去無三尺而

壇宇寥闃草樹蒙茸夾道填衢五方雜處軍

禁旅僱倩替身地曠人稠易爲姦藪其自

正陽門以南左右櫛比而居者與

壇宮之側羽流之族守視褻狎之人宜

令該城以保甲之法編爲籍甲十家家幾人各

至以前無稱人于其室一切旗尉色役護
呵警蹕之傍而統不識伍伍不識卒其何
以取合無人懸一牌牌列某衛所某伍下
某人而統之于其長長以勳臣勳臣中選
六七人或四五人分
正陽門以南與
郊壇之內盡爲信地俾司譏防凡各衙門陪
祀官員所從胥史班役亦懸牌往來預文知會
先期十餘日派集旗尉人等認識鋪衍務

期人與事習事與令習

乘輿所臨輕塵不聳千屯萬騎肅然無譁蓋悠

悠旆旌徒御不驚車攻所以占大成也

郊祀禮成嚴更未曙宜暫憩

齋宮候東方既明然後返

駕

皇城各門居守宿衛官軍比常倍宜嚴切此

皆臣于萬必不然之中為此不必然之慮

伏祈

並上垂省
敕下各該衙門遵行
天啓三年閏十月初八日
十一日奉
聖旨今歲親郊諸事俱宜嚴肅這本說的是依
議行各衙門上緊用心料理整頓不得違誤
該部知道

禮儀疏 周垣 令疏

按禮科須知一欵每歳大祀

天地都給事中各一員入壇陪祀又一欵如左

右給事中署印必先具

題方入壇今歳

皇上親

郊詖科都給事中惠世揚奉

命未任

郊祀大典臣垣職掌所關而陪祀之員或於事

[illegible]

事應否人壇陪祀謹題請

旨

天啓三年閏十月十九日

廿二日奉

聖旨署科題明陪祀着照例行該部知道

體未協今有左給事中臣魏大中見署科
事應否人壇陪祀謹題請
旨
天啓三年閏十月十九日
廿二日奉
聖旨署科題明陪祀着照例行該部知道

請申陳乞之禁以杜濫冒疏

臣待罪禮垣見

恩卹濫觴迄無限制而易名彙議適當其期討

欲盡破情緣一憑行業爲

陛下慎惜

大典苟非其人雖勢臨之禍脅之衆偪之矢弗

敢徇也閏十月十六日臣偕同官彭汝楠

辦事該科看詳章奏有監生陳宗虞爲其

父子貞請葬以圖錄廕按子貞官階四品

例應得祭則業已蒙
恩予祭矣請葬請廕事屬違例且例所應得者
亦未嘗不参考生平維時汝楠謂子貞撫
閩汎海之役開洋擧砲自焚厥師致病身
斃而臣億子貞按閩時疾官令以濫黷聞
撫臣許孚遠劾之子貞薦之一時擧劾異
同公論以爲曲在子貞正
邺典條例所云例雖應得而行業無稱勲勞未
著者也儆祭

贈官已踰涯分叉可一乞再乞覬葬覬廕煌煌
盛典徒以屢請乞者無厭之求耶再四商酌駁
參議寢而旋有慮臣之觸其兇鋒者而逕
不解也甚有勉臣骫法制剗廉隅以狥之
者而臣不能也已見南直十四府州鄉紳
聯名出揭爲于貞請謚臣南國稱名臣宜
易名者應自有人何沾沾以于貞請也誰
爲具草誰爲發抄而北者南者仕者處者
生者死者咸在且宗處自謝於鄉人徐良

彥謂政府懼我票擬盡如我意欲又謂宗
虞故嘗賄彭惟成爲其父請謚此來貿尚
寶司司丞張大朴以
內計被察不勝憤憤毀家捐貲托之北來爲所
欲爲先於挨搥將有所置捨與繆尊素丁
立表諸人更出互入提單造揭恫喝閣部
院寺臺省而居其會以譸張爲幻信如良
彥言是宗虞眞足以懼政府而臣亦果觸
其兇鋒矣要其爪南直十四府州之人而

無忌亦其一徵也
恩施之濫莫濫于今日法紀之弛莫弛于今日
乞
敕該部嗣今議卹以
會典條例為例不得准近年破例之例為例
諸病故大臣例應得卹者在京本衙門掌
印官奏
聞在外在籍者各該撫按官奏
聞無俟其子孫陳乞其非例所當得而子孫引

近年破例之例自行陳乞者通政司弗與
通其假陳乞爲名潛伏
京師代人行賄揑舉造揭將爲所欲爲如陳
宗虞者乞
敕該城緝究無令
輦轂有伏莽之戎包藏禍心窺間鼓釁致玷
清明之治
天啓三年十一月初九日
十二月奉

聖旨郵典當據會典已有旨不許濫乞諡典聽

禮官斟酌公論不得紛紜出揭致淆是非該

部知道

請據
會典議
恩䘏以信
明旨疏
　　邇臣辦事該科見違例徼
䘏紛紛無已請申陳乞之禁以杜濫冒奉
聖旨䘏典當據會典已有旨不許濫乞謚典聽
禮官斟酌公論不得紛紜出揭致淆是非該
部知道欽此仰見

聖明愼重
卹典一以
會典爲據濫乞者必弗許也顧必禮臣無濫
覆閣臣無濫擬
皇上無濫予而後天下始無敢有濫乞之人乃
不十日而禮臣爲應天巡撫右僉都御史
王象恒請
卹奉
聖旨准照例與祭一壇減半造葬欽此又不數

日而禮臣爲浙江巡撫右僉都御史劉一
焜請
卹奉
聖旨是劉一焜准與祭一壇減半造葬欽此僉
都御史爲四品文官
會典從無
予葬之例其得葬者爲
特恩
特恩所加專爲侍從

春宮軍功而設非人臣可得而槩徼也

會典所言軍功一則曰躬履行陣一則曰軍

旅身殲則未經行陣而身不殲于軍者未

可以言軍功也至以死勤事

會典特著夫抗節不屈身死綱常者犯顏諫

爭身死國是者執銳先登身死戰陳者危

城固守身死封疆者其城池失守戰陳敗

衂以致殞命者不許一槩議給而今以陰

陽之忠比于褒䘏得耍

優䘏非

典制也夫亦謂一焜象恒二臣于近世庶幾賢

者

皇上當不惜

與數寵之夫二臣而非賢也則可二臣而猶賢

也孔子何以不使爲臣顏子何以不可厚

葬而今寵之以分之所不當得二臣之目

從茲不瞑矣且使自今而後凡天下之覬

覦非分者動以二臣爲口實則所以辱二

臣者廼浮於其榮非一二臣之所安也且

卹典條例開載題奉

欽依文武官祭葬除例不該與者立案不行外

其或例雖應得而行業無稱勲勞未著則

全給擬半給半給擬有祭無葬或罪過昭

彰公論共棄則不問全給半給從與立案

則人臣惟其賢也而得有此分內之

卹非謂賢者可以僥之分之所不當得也至人

臣之賢者何必皆不經論劾之人苟劾之

者非而被劾者無傷于日月正當于論定之日一爲顯白何槩以任內從無論劾爲辭則考功過也

會典以軍旅身殲勳勞懋著者爲軍功則人臣之可以言軍功者亦罕矣而徒摭原疏以實其功則職方過也

祖宗之法布在庶府左枝右撐罔無失墜乃人有越志而百司庶府割裂典章牽附文義共與破壞

祖宗之法以狗之朝出

令而夕違之瀆而無典何以塞濫乞者之路伏

惟

聖明申飭施行

天啓三年十二月初三日

初五日奉

聖旨恩䘏當遵照會典王象恒劉一焜祭葬是

否違例着查明停給該部知道

藏密齋集卷之六終

藏密齋集卷之七

嘉善魏大中孔時著

奏疏 六

摘議巡青要務以紓民財以佐裨
國計萬一疏

臣等各准本本衙門關劄接管巡青事務
案查嘉靖四十四年該刑科給事中張憲
臣等題前事該戶部覆在外各馬房獸畜
廩貲不貲歲終巡青科道會同本部監督

官查驗臕壯者存留其餘應揀退變易者
別行議處出巡事畢覈實造册
奏繳青册送部查考等因題奉
世宗肅皇帝聖旨是這馬匹着該監務據實數
開派錢糧一應宿弊盡行查革揭帖不必進
欽此葢重慮夫各房之縻費而聽臣等之
揀退也又重慮夫各房之叢弊而聽臣等
之查革也若聽其縻費而不一爲揀退聽
其叢弊而不一爲查革處處窩宂事事冒

破歲歲因循曷繇振舉臣等竊不自揣于
今月初九日循例偕戶部廣西司郎中賈
鉶等詣壩上各房查點駝馬騾驢牛羊等
畜積弛之後稍與清釐其臕壯而以匹計
者馬一千一百四十有三駒一以隻計者
駝二牛二百八十有二羊二百九十以頭
計者騾一十有三按
會典着科道官查點實數以憑會計則此一
千七百三十有一之數在二十四房存乎

見少臣等一瞬之查覈真如隙駒猶懼其

未實也

會典各馬房俱放牧三月而今有放者有僅

以半放者有僅以春放者有全不放者則

費猶靡也謂宜於會派之始一體計[illegible]

費按月扣除責放買閒之弊將不禁[illegible][illegible]

止其應揀退變易者馬九十有二匹騾一

頭牛二十有一隻

會典載瘦損矮小不堪者變賣老病不堪者

變賣不一而足斷應揀退變易別行議處
者也而宿弊之當查革者無如驢頭驢計
七百六十有八頭不知給發收養起自何
年無孳生亦無倒失僱倩應點相襲爲欺
積歲積欺糜金錢者無筭矣一驢之養係
數驢之值傾數驢之值無一驢之養當一
驢之養未始不裕數驢之用奈何襲爲常
而無變計也所當徑行裁革者也謂其不
以充

法從不以供
大庖徒僱倩以應點而糜公帑也即有不盡出
于僱倩者通之以變賣之例可也稽馬者
以其色與其印乃册開有印而馬實無印
者三十有九斯亦何詞于僱倩耶所當併
入革斃者也嗣後各房須於歲首將該房
馬騾駝牛實斃毛色印文并軍人姓名冊
會巡青科道及戸部監督官其有倒死新
收一一移會如初出巡之日攜原冊點驗

倖倩之弊或者其少息乎至

御馬監內外馬房各項馬匹具數奏下兵部

轉行巡靑科道點視赫赫煌煌載在

會典而芻豆問之司農馬匹不關于司馬司

農歲按故額而予之估值日加幾及二十

萬夫安有費幾二十萬而不一問者則猶

會典而問之

內廐候司馬覈數巡靑點視然後按實數而予

以飼秣之需其末以實數聞司農止芻豆

勿入燕司農今日而匱之極矣不塞其滿

源于何開欲以塞漏請從兹始伏乞

敕下該部一一覆議施行

天啓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十九日奉

聖旨有遵照舊規不必裁減該部知道

循例舉劾有司官員疏

臣等廵青事竣舉順天七府暨山東河南
二省之有司而殿最之例也然就此七府
二省中其州縣無京糧子粒相關涉者雖
賢弗敢及也有抵任未幾能舉積疲積逋
之賦而徵輸踰其舊者竊心旌其能然抵
任未幾弗敢及也身猶在事而名已列於
行取之啓事者弗敢及也其可得而及者
謹據冊報之完欠叅以賢否一一爲

皇上陳之北直隸則景州知州張志芳保定府
同知管易州知州事武之楨開州知州董
象恒定州知州田于野晉州知州董之表
霸州知州陳廷策昌平州知州徐士俊安
州知州牟𣲖新魏縣知縣陳序大名縣知
縣魏自滋任丘縣知縣單明詡内黄縣知
縣吴煥滑縣知縣王任杰曲周縣知縣趙
胤昌河間縣知縣湯景明南和縣知縣高
斗光真定縣知縣李挺清豐縣知縣潘士

開清苑縣知縣王昺新東明縣知縣史高
胤獻縣知縣顧一讓邯鄲縣知縣靖科元
元氏縣知縣臧爾令濬縣知縣趙建極長
垣縣知縣仇夢台束鹿縣知縣王永壽邢
臺縣知縣張毓泰南樂縣知縣蔣向榮雄
縣知縣黃宗昌南宮縣知縣黃綱威縣知
縣馮大任安肅縣知縣李師沆高陽縣知
縣唐紹堯定興縣知縣王永吉武清縣知
縣畢生輝廣平縣知縣王國祚固安縣知

縣程宇龍獲鹿縣知縣喻思慥藁城縣知
縣譚國宦東光縣知縣楊應震任縣知縣
李繼恩慶都縣知縣原秉謙滿城縣知縣
張珍鹽山縣知縣馬泰仲鉅鹿縣知縣沈
時亮唐縣知縣張應泰清河縣知縣于從
政懷柔縣知縣荆可楨肅寧縣知縣劉貴
卿完縣知縣王敉靜海縣知縣王良相阜
城縣知縣王秉衡寧津縣知縣魏家相新
城縣知縣鄭國禎棗強縣知縣李時翁高

邑縣知縣劉得壽井陘縣知縣馮淳肥鄉縣知縣楊時晦新河縣知縣薛承鑑故城縣知縣笞雲鵬平鄉縣知縣田穀廣義縣知縣陳安民山東則沂州知州胥承眷泰安州知州于可久莒州知州甘霖濟南府同知管濱州事王應脩寧海州知州楚奇禁武定州知州韓炳衡東昌府同知管臨縣事李自蕃陽信縣知縣賈星益都縣知縣王夢尹壽光縣知縣王抒濟陽縣知縣

李作乂滋陽縣知縣李政脩金鄉縣知縣
張著鉅樂安縣知縣胡克開淄川縣知縣
郭捍城蓬萊縣知縣汪㭿諸城縣知縣胡
福弘沂水縣知縣陳廷謨聊城縣知縣馮
遐泰德平縣知縣楊子鳳青城縣知縣李
洵璀肥城縣知縣王性精昌邑縣知縣李
鳳掖縣知縣王應豫禹城縣知縣姚德溥
福山縣知縣袁希顏棲霞縣知縣金汝聲
博平縣知縣豫光孚蒲臺縣知縣鄧希阜

夏津縣知縣任尚約單縣知縣李頳發臨
朐縣知縣郭人吉陵縣知縣路應聘平原
縣知縣賈師遠丘縣知縣高繼凱利津縣
知縣周日強嶧縣知縣徐弘基曲阜縣知
縣孔聞簡商河縣知縣王之賢昌樂縣知
縣劉養粹鉅野縣知縣方時化齊東縣知
縣李燦然蒙陰縣知縣蘇淳然齊河縣知
縣陳一封海豐縣知縣王禎鄒平縣知縣
翟化儒恩縣知縣賈逼真范縣知縣吳可

久即墨縣知縣程詡淡黄縣知縣張所性
莘縣知縣王爕元河南則許州知州王守
履磁州知州張涇鄧州知州韓焞兖州知
州羅懋湯陳州知州許縷商丘縣知縣孫
傅庭太原縣知縣李之茂祥符縣知縣李
喬商城縣知縣曹延諮嵩縣知縣楊昺樞
汝陽縣知縣楊文昌通許縣知縣安良澤
固始縣知縣高捷永城縣知縣劉鎬陳留
縣知縣韓一良登封縣知縣劉安行杞縣

知縣黃世澤唐縣知縣王文清臨漳縣知
縣何可及雒陽縣知縣張第元光山縣知
縣梁炳儀封縣知縣許國翰長葛縣知縣
李春旺靈寶縣知縣田時震南陽縣知縣
白聯芳河內縣知縣張掘彰德府同知管
湯陰縣事楊樸密縣知縣張濤新安縣知
縣解應元襄城縣知縣張凤行宜陽縣知
縣王廷議內鄉縣知縣董眉夏邑縣知縣
馬希周偃師縣知縣李希白息縣知縣胡

棟輝縣知縣王庭諫中牟縣知縣段燿然
葉縣知縣王者佐尉氏縣知縣及㯨汲縣
知縣郝效召寧陵縣知縣竇昌虞城縣知
縣宋文燨考城縣知縣王用士孟津縣知
縣靳光宇盧氏縣知縣顏日愉淅川縣知
縣饒可久郟縣知縣王紹翰蘭陽縣知縣
曹懋孝南召縣知縣徐三良桐柏縣知縣
宋若愚以上諸臣皆過都歷塊之才而求
牧與芻爲事若馭六朽如烹小鮮急恐蹈

夫賦虵緩役虞丞害馬茭輸地因以秣天

閑儲恩駉牡于臧例佐塞淵之理所當薦

揚以備擢用行取之選者也乃昱坐輝碩

一讓于可久完未及額而治行有異濟州

王應條原議地方災疲苛及八分即得免

于吏議李自蓄李政條方時從寬罷備濫

亂後

請蠲未蒙

俞旨迺始開徵不得為請臣罪其自蓄之拮据

亂勝且撫且治尤其卓然者鄆城田吉鄒縣毛芬例正與四縣相同至未完一分以上則有若寶坻王應泰交河毛爲嶽未完二分以上則有若滄州朱學孔霑化李心量鄒平劉紹芳未完六分以上則有若青縣陳克光未完八分以上則有若祥符劉世寧未完十分則有若鄭州署州事開封府同知柴游泗而霑化原以災疲免徵者三分學孔克光紹芳所逋無多姑與免議

舜嶽既已物故若王應泰則臣等所爲心
旌其能而特限于俸者也若適至八分以
上安得復托之撫字以爲解世寧海泗均
不得逃其責最可異者東平州曹州陽穀
縣魚臺縣平陰縣壽張縣曹縣東阿縣不
請于
皇上不白于司農不聞之臣等擅支二千九百
餘金供餉徑自開銷非法也誰爲擅支誰
爲開銷宜不在州縣之長不可以不一問

伏乞

敕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張志芳等移咨紀錄劉世寧柴游泗照例罰治東平等八州縣仍責以項錢糧抵解納不准銷筭懲勸明統紀亦明矣

天啓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二十九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酌議滇黔考試官疏

越自萬曆乙酉以來每郡國大比士

遣京朝官典其事滇黔二省各遣王事一人主

之副以行人仲明之雅觀也屬者西南弗

靖道路爲梗竊計典試之臣非如以守土

往者以巡方往者以勦賊往者可以飭護

行可以備一旅踽踽京京蹈虎狼之窟儻

變生不測違不能至大事誤矣臣愚以爲

雲貴在今歲宜暫做壬午以前故事

敕彼中撫按官便宜辟召或旁近隣省可以計
程至者或即于司道府中擇其暇而有文
章者或即于提調監試四人中省二人充
之或巡按監察御史無監軍之責與有監
軍之責而時適奏凱無煩帷籌者即以御
史領其事
京朝官且暫停弗遣臣憶去冬行人潘士遴
充雲貴
詔使路已非昔日之路差復仍合併之差雖[illegible]

遴吡馭而前討不反顧而土著者去其籍

巡方者優其擢獨士遴捫參歷井辛苦賊

中同爲王臣者不無代爲惻焉動翮雖之

感臣故以爲今日典試之役要期于無誤

大典而已

遣京朝官未必不反有誤也暫停弗遣恤臣私

也節郵傳也且有壬午以前之故事可循

也伏惟

敕下該部酌議施行

天啓四年二月二十五日

二十八日奉

聖旨該部即與議覆

藏密齋集卷之七終

藏密齋集卷之八

嘉善魏大中孔時著

奏疏七

請斥傾危之臣以護善類疏

該臣于今月十八日奉

旨陞吏科都給事中十九日報名

延謝訖擬以今二十日到任方俛仰以思何

以使君子有所恃小人有所畏以無負玆

任旋接邸報刑科給事中傅櫆有疏攻臣若不勝自危而謂人之側目者衆也大槩言臣與都察院僉都御史左光斗反戈于君子是身于小人以內閣中書汪文言爲私人而臣嘗助其資斧臣不知櫆指何如人爲君子而臣嘗反戈又不知櫆指何如人爲小人而臣有是身之事若文言游于縉紳間即江右縉紳多與之游臣無私無庸啇人以行其私至謂臣行資斧於人則

臣不能也顧樾何以若是惼惼焉其自危
也大都宵小之志最不便于銓院吏垣有
秉正嫉邪不可力撓不可黨劫之臣故冢
臣鋭意治平求賢如渴得一清節伉直之
鄒維璉用之于銓而樾自危又得一清恬
伉直之程國祥用之于銓而樾又自危光
斗僉院而樾自危臣忝吏垣而樾又自危
故維璉逐之併國祥逐之且併舊銓臣吳
羽文而借之逐之三驅之後繼以一綱疏

攻光斗併以及臣冢宰進一二賢者于銓而必使之不得用一人
陛下屢
旨用賢者于銓而必使之不得安其位今日逐銓臣明日逐院臣科臣擇人而食計必盡逐其如維璉如國祥如光斗如大中者盡用其如楓者楓既詆君子爲小人必且飾一輿小人之尤者號之爲君子奉之壇坫之上外有搆內有援而楓得以招權而楓

得以納賄而槐得以厭其所欲爲槐之爲
計則得矣不空
陛下之國乎臣爲此懼伏乞
陛下大奮乾斷乘陰長之初早爲別白置誰毬
國祥以風厲百僚斥槐以保全善類併斥
臣以謝槐所謂側目之人與夫自危之人
天啓四年四月二十日
二十三日奉
聖旨魏大中新推吏垣據奏心跡既數着即到

任供職該部知道

乞

恩認罪疏

該本月十五日吏部尚書趙南星等題爲

缺官事十八日奉

聖旨魏大中陞吏科都給事中欽此臣隨于十

九日謝

恩擬從二十日到任接邸報有刑科給事中傅

櫆題爲邪臣比昵匪人把持

朝政衆皆側目人有危心懇乞立

賜處分以銷隱憂以葆太和事中間論劾都察
院僉都御史左光斗及臣臣亦具疏爲請
斥傾危之臣以護善類事竝候
明旨不敢冒昧赴任也該二十二日傳稿疏奉
聖旨左光斗恊院着望魏大中新擢首垣不得
輕詆汪文言擬戍充配且改易名字營納今
官着錦衣衛拏送鎭撫司嚴刑究問具奏欽
此二十三日臣疏奉
聖旨魏大中新推吏垣據奏心迹旣明着即到

任供職該部知道欽此臣將奉到任之
旨同官皆來趣臣臣尚逡巡未敢到任也二十
五日吏科左給事中甄淑等爲掌印已蒙
欽點首垣印難久封懇乞
天語嚴諭漸推履任以重垣規以鎮衆囂事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欽此臣備攷前疏並
徵
溫旨以爲
皇上所謂已有旨者即前月到任供職之

旨也同官復以科印久封候憑者衆再三勸勉

臣遂遵

旨于二十六日到任遵例于二十七日鴻臚寺

報名

面恩

面恩之後圖飢屏息待罪而二十八日鴻臚寺

朝儀起數内奏

聖旨魏大中傅櫆互參事情尚未明結何得到

任面恩以後有這等的鴻臚寺不得開寫朝

儀起數欽此臣捧讀震驚不勝隕越臣之愚

方自謂業奉

明旨不敢以不到任業已到任不敢以不

面恩而不虞其忤

旨也臣即日杜門席藁不敢赴科辦事靜聽

斧鉞

天啓四年四月廿九日

三十日奉

聖旨朕覽傅櫆初疏已諭左光斗魏大中不得

輕詆次覽兩臣辯疏俱諭以心迹既明比甄
淑具疏祗應已有旨了及傳樾再有叅疏在
光斗見任尚可大中還當杜門候旨定奪乃
不俟論定旋即到任面恩殊非事體朕遂將
鴻臚寺起數送閣擬票自以爲于事應如此
方傳批行出自朕裁有何旁落魏大中既認
罪且稱遵旨到任着供職免面恩以後各官
都着盡心職業不得猜疑爭辯以滋紛擾奏
本却寫題字用印各衙門每每錯誤還着通

行申飭該部知道

微臣患病難痊乞

賜罷斥疏

臣幼讀孔子之書曰人之生也直言直也
者人之所以爲人也羔裘之詩曰彼其之
子邦之司直言國家是非邪正係于直則
國是不眩尤賴有武力之臣以司之也臣
闇愚不學而服膺茲語不敢少有私曲回
互隱伏欺其本心忝爲
皇上耳目侍從之臣不量其力之不勝竊竊然

以明白天下之是非邪正爲任射隼問豺
動而攖忌孤立行意惟心所安立
聖明之朝違流俗所好知有今日久矣邇以病
脾閉戶循省而天之所賦愚不可移念姑
舍其生平而臣誦讀何事念且隨人臧否
而臣所服何官極臣之愚豈惟不能曲徇
夫衆人抑且不能苟同乎賢者思煩食減
脾倦血枯目眩耳鳴健忘失事膏肓之疾
殆不可瘳黽勉從事則拂人情長日杜門

復職官守循省數四斥退爲宜伏乞

皇上鑒臣之愚矜臣之病罷臣歸里臣不能爲

皇上開平平之路猶願

皇上爲臣保硜硜之志臣退就農畝偕一二三叟

老讓塗讓畔無虞無詐直道而行猶庶幾

于古之遺民也

天啓四年五月二十日

二十三日奉

聖旨公論已明魏大中着遵屢旨即出供職不

准引疾求去該部知道

合詞請

納憲臣之忠以除逆璫疏

從古君側之惡非遂能禍人國也有忠臣
不䘏其身之危以告之君而君不信乃始
至于不可救東廠太監魏忠賢擅威福制
生殺殺王安以立威于內逐劉一燝周嘉
謨王紀等諸臣以立威于外一日而逮三
皇親之家人立枷而斃以立威于
三宮結奉聖夫人客氏在

皇上之左右縱私人傳應星陳居恭傅繼教等出入
禁地交通外官因以餌其所善而剪其所忌人怒于下天怒于上輿情不勝憤憤顧未有悉數其罪于
皇上之前者憲臣楊漣受
先帝之知圖國士之報每念
皇上聖明中外多故苟危吾身而可以有益于
君不難以其身死之誠見稔惡顯禍在

皇上蕭牆之內肘腋之間故列忠賢二十四大

罪以

告疏聞之日道路喧傳人情歡喜以為今日兩

禍本可拔也乃漣疏未嘗

發票而忠賢之疏先下念其勤勞錄其小心矣

又明日而漣疏始下沒其忠愛罪其沽直

矣忠賢種種之罪案引為親裁而代之任

咎忠賢種種之逆德不能置辯而代與分

剖安排布置倒行逆施自疏自票疑盡出

忠賢之意與爲忠賢代草者之手恐楊漣

之疏格而不達

皇上未及省覽也如

賜省覽無論違

祖宗之制于外廷之政出入

警蹕僭擬

乘輿諸不軌不法罪在不赦即就疏中所列屈

聞三事

懷沖太子何以不育

裕妃何以革封

皇上南郊之日胡貴人何以無疾而暴卒設

浣宮遂客之地果如通國之所驚疑是

皇上身爲天子而

三宮

列嬪盡寄性命于忠賢與客氏之喜怒危如

朝露能不寒心

皇上又以宮壼嚴密外廷何以透知詩曰鼓鐘

于宮聲聞于外枚乘曰欲人勿知莫若勿

爲未有有其事而不傳之千百之口起中
外之疑者歷稽史傳編述甚多況忠賢客
氏之私人出入無忌一人出口千耳傳聲
何可掩也
皇上何難割于忠賢何難割于客氏至謂左右
屏而
皇上孤立于上夫
皇上一身天地覆載
祖宗式憑百靈呵護臣民擁戴何藉于忠賢若

忠賢不殺客氏煽處恐左右之人盡忠賢
客氏之人
皇上眞孤立其中莫可爲仗耳且忠賢惡貫滿
盈罪狀彰著陰令司房傅養全藏　之
奸細韓宗功于家欲以何爲
皇上即不疑忠賢忠賢不能不自疑自疑不能
不自危危疑之極自作不靖釀釁發難非
所忍言斯須不斷懼不旋踵伏祈
皇上納憲臣之言按忠賢之罪籍其家以佐邊

斥客氏就外無令復入宮掖滋其兇穢下
傳應星陳居恭傳繼教于獄治其內外交
通之罪并
敕法司嚴鞫傳養全之罪根究窩主以自爲
宗社計天祚
聖明揆地濟濟必無焦芳李東陽者厠于其間
謝遷劉健不失臣節而已事固有什伯此
者持危扶顛贍仰此舉無徒令羣臣惕號
于下

聖上煢孤立于上而莫之省憂也

天啓四年六月初五日

初七日奉

聖旨這事情屢有明旨如何全不遵奉皇長子連日用藥朕心焦煩乃紛紛激聒全不仰體豈是臣子分義且宮闈邃密何得妄生猜疑好生逞臆瀆擾本當重處念係言官公本爲首的罰俸五箇月其餘的姑不究該部知道

肅

計典以厲官常疏

臣竊惟百姓窮苦皆繇外吏貪殘其所以敢于貪殘而無忌者繇諂笑居間求田問舍之鄉紳爲之延譽擬牘慶生賀節投懽之上司與之作緣少望風旘綴之巡按多計日待遷之巡撫而

贄穀賂遺往來如織入計之年尤厚以聲酬實其應如響故民苦貪殘者官稱卓異不但

俾免計黜尋且遞科選道或爲吏部司官
風尚日非仕路穢濁貪官污吏布滿郡邑
百姓求一日之苟活不可得而天下幸其
久安長治萬無是理故欲安小民須嚴
大計欲嚴
大計須絕饋遺饋遺絕公道出始得眞不肖者
而黜汰之眞賢者而表異之吏治清明民
生樂業而後天下可爲也天啓五年春夜
當

大計天下吏所有應行事宜一一條具于左伏
有可採伏乞
敕下部院議覆施行
計開
一禁饋遺臣所言貪殘之吏不必其身
至而賄始隨之日下即輦金入都布
置營幹矣賄賂公行簠簋不飾所得
幾何而淆亂官評荼毒百姓不顧其
後伏乞宣

敕都察院行巡城御史嚴督五城緝捕坊役獲
有外官饋送書封即當充賞坊官優
敘所犯外官即時重處若緝捕不嚴
別行訪實該城一體糾參左都御史
孫瑋副都御史楊漣僉都御史左光
斗風裁矯矯幸萃一堂巡城御史皆
其統率豈今歲饋遺之禁而復徒託
之空言也伏候
聖裁

一停推陞郡邑官評開於司道若資俸及期者於地方習於官評更審卽撫按亦可以其評人者還評之自今方面官員有缺將京官起補官隨時陞補其資次當陞者一槩暫停使了計事夫賢者亦必不汲汲於此數月而遂歎其淹頓也其已陞任而尚在地方者俟造完所屬官員賢否册撫按方聽離任伏候

聖裁

一明册報計事大都準五花册而諮訪

參之册須明註卓異平常貪酷不謹

老疾罷輭浮躁不及字面徵以事實

數行勿爲綺語勿爲隱語不可庇不

肖者爲賢尤不可枉賢者爲不肖往

時御史安文璧按順天劾滦州知州

林茂桂落職茂桂介甚幾不能歸歸

無以爲家至福建撫按背以實子饍

倘察江西撫按嘗以潘之祥倘察予

倂之祥皆賢者予倂幸銓部知之而

之祥被錮至今則坐人以不肖者不

可不愼也卓異本以風天下之吏治

馬人能嘗歷督學聞所以事要人者

絕非人間世法饋遺之常乃當其爲

知府時嘗爲時賢以卓異薦至今竊

以護身則譽人以賢者不可不愼也

伏候

聖裁

一嚴科斂入

覲官員自有原編盤費而司道徧括紙贖公收長夫有司則斂收常例科派土宜多勒秤頭苛取贖鍰預徵錢糧希獲餘羨透取公費遺累後人長夫長馬科派折銀借用勘合騷擾驛遞有一于此皆係贓私撫按廉實注冊以報銓部即據冊處分以示懲創如冊發後

聞不妨陸續疏揭冊報至京之日司
府亦不得以尋房供具買報之事遞
相責斂于府縣江南縣令亦不得照
陋規責尋房供具于糧長訪出俱以
貪論以見科斂之貪官必不容于大
禁饋遺之世也伏候
聖裁
一慎諮訪郡國之事受之撫按詳矣而
公卿臺省濟濟蹌蹌固士夫臧否之

林也何得純任外而不採之内乃譬
家于此脩郄夸者于此賈利黠者于
此生非譬家猶中于一人夸者黠者
其禍乃中于世道若輩多散于閒曹
任子廢弁黜生山人星相之流一不
致詳而墮其蜚刺營營青蠅亦甚畏
人矣稍有見端即宜嚴爲驅逐者也
伏候
聖裁

一杜請謁人亦就無公祖父母之尊與
親知故舊之雅而典不可以不肅嫌
不可以不避大抵京
朝官邸寓俱在
皇城西偏來
朝官悉令寓
皇城東偏如
皇城西偏敢以其宅寓來
朝官者罪來

朝官郎以鑽刺論寓東者不得懷半刺持一
帖以及于西寓西者不得攜巵酒挈
算食以及于東于此禁者聽科道訪
實指名參
奏伏候
聖裁
一法貪吏夫饋遺絶情面疎兼聽並觀
之後主以部院之獨斷必不至僅以
斥王官而見任倖免矣必不至僅以

斥小吏而方面倖免矣必不至僅以
斥鄉貢而甲科倖免矣必不至僅以
斥木偶而狼虎倖免矣顧汰吏不止
于貪而賊害百姓者貪爲甚其有贓
私狼藉盈萬盈千者乞如
祖宗朝故事將見在應
朝者着錦衣衛拏送法司在任在籍者該巡
按御史提問各追贓佐軍典毋令若
輩僥免官而還擁子女廣田園擁貲

鼓樹臺樹以極其餘生之歡也伏候
聖裁
一獎廉吏周官以六計弊吏治一廉善
二廉能三廉敬四廉正五廉法六廉
辨而一主于廉非廉即六德無取也
況貪者干吏議而廉者不蒙增秩賜
金之寵其何以勸臣大中兒時臣郡
太守王貽德廉公無私嘗入計父老
婦女無不嗚咽呼祝曰王太守其

御寰第一乎又許孚遠譽舉卓異第一一時士

夫相見咸服

計典之公蓋廉吏之係人心而足以風動天下

如斯也往卓異獨以旌方面不及有

司壬戌計吏舉知縣薛文周人皆折

服文周爲令數年考滿入

覲從無一書至京子長不能婚身死不能葬人

有廉吏可爲而不可爲之嘆明歲計

吏訪有潔已奉公皭然無染者乞部

祖宗朝故事引至
御前面賜獎諭仍
賜宴禮部賚以衣服鈔錠在任者
敕各該撫按官支給官錢買辦綵段羊酒仍于
公堂設宴相待用示獎勵如此而百
官絕無風勵者未之有也伏候
聖裁
一定水程計事尋事畢舉某之長未必無
齟齬以嘗要缺之思有司之條且及

期而僅少一二月者未必無稍留以

覲考選之思其于地方不甚相妨者

未必無稍留以調善地之思其餘任

者又未必無借此過家以一遂其慇

仰之思若此者皆君子所謂出位也

覲畢都察院嚴行五城將饋遺請謁之禁倂爲

申飭大班糾劾之日即領水程剋期

于明日辭

朝不得停留該城兵馬官通具起程申報部

院及臣科知會臣言至此亦幾于不
近情矣而今日之世界正不慨其無
情矯枉不妨其過直也伏候
聖裁
一徙僻遠討後留部諸臣鱗集而候考
選功名之會人所熱中共處一城伎
求易起納交要津毀訾同類爲險爲
薄勢所必然合無與
覲畢諸臣同日出城覓居僻遠靜聽選期要之

考課之後流品易知其不在考選之
列者該部當于應陞諸缺審器量才
不時推補蚤安其心無令如往年陞
部者其夢既長其心難厭不禁其躑
躅而潰藩而出也伏候
聖裁
一稽官成方內多故酌議免
覲地方但論其地之不可無官而不計其官之
歷俸正論也賢者處此但覺有愁未

能盡之心不見有躁不能待之欲自
非然者神徃身羈事繁志亂民窮兵
變鹵莽謬迷毫無益于地方矣又或
者賢聲已著臺省自雄饕餮怠然不
復簡飭前功盡隳本相畢露矣合無
于部文行取到日該撫按將本屬留
覲行取各官再行簡覈如有怠成即前註卓異
者不妨另更月旦疏揭報聞所以收
真品也伏候

聖裁

一瓛署印夫署印者不必不賢而不賢者常思以署印未得之而嘗得之既得之而能潔守之乎葢丞尉微官諺磨重任地卑體薄日暮途窮官臨于上隸嘯于旁父坐于堂子判于後猶鼠同臥雞鶩分餐谿壑可盈罷官不卹故署印者之不稱其職常十而七也合無于

大計之年八九月間該撫按通將合屬署印官

另行考覈賢者咨部紀錄不肖者咨

部處分贓多者仍行提問以爲署印

不稱職者之戒伏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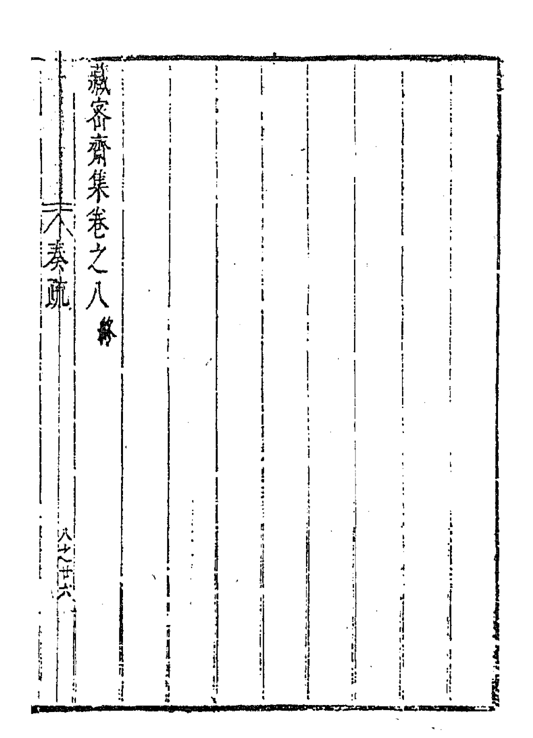
聖裁

天啓四年七月十二日

十五日奉

聖旨計典當預行申飭這條奏各欵着集議速

覆該部院知道



藏密齋集卷之八終